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成都新聞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星期四）

第陸肆壹號

社址 東御街壹拾叁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崇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成都縣一第二區

小舞台 本日演唱□狀元等 百家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角

智育電影院 二月十二日開演 綠林艷史

黃靜餘 失契啟事

緣靜餘於本年古歷十月內經中證介紹承買温江縣第六區倪樹琴所有祖業在該縣第五區岩得臥郭家院子地方共約四十三畝零昨冬月廿五日已經過稅驗契投稅暨各種買田手續辦清由温江乘車返省不料所帶之各種契約遺據概行失掉除向温江縣政府備案存查並又商同中證與倪姓賣主另立另契約過契稅另行辦清買賣田地各種手續外無論何人拾得裕豐堂黃靜餘各項紙約遺據概作廢紙若有拾得原件送至祠堂街長生店者酬洋二元特此申明

玉獅帶 初集

本書計三十回印刷精良大字大本前印兩次俱銷售一空致使購者空勞往返現在三版出書特歡迎閱者兩星期每冊只售大洋一元過期無折外縣函購郵票代價本報發行部經售

滑稽香艷小說 孽太太外史 全一冊售洋四角外埠郵票代價另加寄費五仙 本報發行部經售

新興餐館已經開幕 鹽道街六十一號

地點宏敞。座位舒適。飲食精美。招待週到。大宴小飲。兩皆適宜。新張開幕。特別歡迎●

文藝雜錄

張南通謝呈之警句

張季直於民國四年八月，以水利局所定計畫，不得鉅款，未能實行，抑鬱不樂，乃呈請以農商部次長金邦平，爲該局副總裁，自身則以巡視河防爲名，呈准南行，先是，張氏曾奉袁總統明令，特予褒揚，當郵其呈申謝，呈文簡采斐然，蓋張南通之絕筆也，讀者僉稱其不愧爲斵輪老手，茲節錄其中警句如下，以見一斑，『伏念謇蟲處鄉居，坐覽世變，以無教育，則人民不能與世界較知識，而無實業，則志士且不能於教育問津途，用本亭林興亡有責之言，且孔氏孝友爲政之訓，搘口胝手，十有九年，捧壤導涓，百無一當，乃荷奉殊施，又拜宏獎，一善必錄，大德無遺，所冀同風，咸知內化，然祖逖之縠帛周貧，輒稱兄寬，若下通之何汾講學，不著史官，緯逐前賢，彌慚不學。』

博士信箱

洪順士

（問）鄙人現年十六歲，可憐是一個紙店學徒出身，現在充店員，一卡書店裏每月所得不過三元，不够每月的零用，現在我的父親替我領一個十七世紀鄉下姑娘做養媳婦，將來配我成婚，我醉心要摩登女子做我永久伴侶，否則願抱獨身主義，再三與父親交涉，但頑固成性，不可理論，現擬聘請義務法律顧問王大律師登報聲明，脫離家庭關係，未識是否合法？（殷志康）

（答）你的生產能力，每月只有三元，我看你即使娶鄉下姑娘爲妻，也未必養得活她；不料你竟要想摩登女子，你的三大元，給她買一雙絲襪還不够，你怎麼如此的不量力，你再與家庭一脫離關係，那嗎你一朝失了業，連吃飽飯的地方也沒有了。

雅片十字訣

雅片流毒，盡人皆知，吸食成癮，小之則喪身敗家，大之則亡國滅種，茲特戲用同音之癮字，以形容其受害之過程，俾閱者觸目驚心，知所警惕，非徒爲游戲文章也，

引 一榻橫陳，引人入勝，偶然逢場作戲，受人引誘，一口兩口，謂爲無妨，就吸烟初步，皆由於一引字，

影 玩狎既久，漸受影響，不吸則精神不振，見燈則意志傍徨，始覺烟之則愛矣，

隱 吸烟非究美事，已受影響，畏親友之正言規勸，遂隱情惜己，祕不告人，私下開燈，猶矢口向人曰：我無癮也，玩玩而已！

癮 吸之既久，不吸則呵欠連天，涕泗交頤，周身冷汗，遂成癮病矣！故癮字，從疒，隱聲，言其爲不可告人之病也，

飲 雅片能耗精血，煎腸胃，成癮之後，飲食漸減，遂有欠食之象，且漸至經濟困乏，無米爲灶，亦欠食之現象也，

歛 吸食雅片，精神預支，遂俾晝作夜，如歛處厂下，不見天日，癮之爲害，蓋已深矣！

蚓 吸烟之人，蜷臥塌上，久之，肩聳腰彎，形同蚯蚓，老槍風度，一望而知，且其窮困之後，無烟可吸，乃吃渣頭水，晤大士皮以抵癮，正如蚯蚓之上食膏壤，下飲黃泉焉，

穎 老槍爲癮所困，不事人生產，親友皆鄙棄而遠避之，交遊坐視，不屑援手，遂至衣履襤穿，形骸不掩，有脫穎而出之象，

[illegible] 既貧且病，肌肉消失，皮骨空存；其軀幹既蜷曲如弓，步履又必須扶杖，老槍至此，已瀕於死亡矣！

尹 尹者，一木扛尸也，善哉！善哉！癮君子功德圓滿，證擅棠果矣，

△譚霸

予嘗於故宮觀歷代帝王像，霸王長方白面，三綹長鬚，狀若儒生，又吾鄉宿遷之王項故里，建有項王□，中塑王像，亦係白面書生者，以貌取，孰知其爲拔山扛鼎之雄哉，然在劇中，則飾爲花面遂令今世多不識英雄之本來面目，亦一恨事也，

項王故里，在今徐州宿遷邑南三里，即昔日泗之下相舊址也。（一日泗之下相古屬泗）里中多洞樹，內有老樹二株，古幹參天，濃陰地，相傳爲王時舊物，里人咸呼爲項里桐云，項氏世事楚，爲封於項，（一古項國，即今之項城縣）遂以項爲氏云，王年二十一歲，時有虞公者，（即今東海之西鄉人，之沭陽縣閻家集，集中有虞姬祠）有女名姬，有英氣，虞公擇壻，年二十，猶待字，王因事往東海，館於虞公家，公見而奇之，遂以姬妻王，王後自刎於烏江，有係在皖之和縣境內，有廟祀焉，王無墓址，因殘骸，其首爲呂馬童周得，而屍身則被漢將搶功而分裂故也，時漢帝五年十月初九日，年僅三十一耳，虞姬墓，則在皖之靈壁縣境且有祀廟，霸王負姬首於馬頸，血濺姬髮，而作殷紅色，後世效之，因有馬頸繫紅纓之舉也，嗚呼，悲狀哀艷極矣。

添演 鴛鴦夢

鄢沛泙

第九齣 望兒

娘這裡倚門倚閭。望兒。望斷雲霓。哎呀呀。河清兒。全不念爲娘教養你。只說是養兒成人。老來有依。讀詩書改換門楣。到而今桑榆暮景。不見身着斑衣。數娛膝下。哎呀呀。河清兒。全無一點孝心矣。遙望山林。（又）望兒不見淚悲啼。（介）吓。媳婦你看那旁飛來。一羣甚麽鳥。（旦）那乃是烏鴉烏鳥。（老）常言道羊有跪乳之恩。（未完）

小舞台

狀元審百案 第五幕 審案

（蔣白）稟駙馬。餐霞洞王堂官傳（尖唱）王萬順你做事真正糊鬧。當堂官便敢把釘鎚來敲。王老三寶麻糖無挨無靠。賒濫帳吃裹粽不搵包包。借官威爾竟敢如此混鬧。真可算糞坑內臭蟲一條。叫左右把他的衣裳脫掉。（王白）稟駙馬爺呀施恩呀。（接唱）姑念你日聲聲又在求饒。罰爾去洗煤炭黑色刷掉。在罰你居之安去把水熬。者依照國律刑法未曾量。要餓爾三月煙一日不燒。（王白）謝駙馬大恩。（尖唱）提羊毫在將那王三來叫。（蔣白）傳王老三（王唱）王老三弱施禮叩見官曹。（尖唱）。（未完）

哀情小說 續姊妹花

第八章 晴天霹靂 （141）

預早逃避。二寶更爲慌急。心裡又担憂着趙大媽同大寶。只得命芳兒抱着小孩。揀值錢的東西拿了幾件。幾百塊錢的現鈔。也一齊帶了。大家方改換了服裝。一同上車。二寶因爲芳兒。曾送趙大媽回去過一□。便叫芳兒指點路徑。吩咐車夫趕速開往桃哥家裏。二寶原想同他母姊等一同逃避。不料等他汽車到時桃哥等在點鐘以前。便上了趙家堡。二寶撲了個空。可急得肝臟也幾乎崩裂。又不知大寶等到那裏去了。此時又不能得空。去探訪他們的行徑。最後才想出了個主意。連忙命車夫開上車站。打點坐火車向烟台方面逃避。一輛汽車也不要了。便當面送給了車夫。叫他自去逃命。車夫稱謝去後。他們便也□着火車上烟台。國民軍前隊。就在那天晚上。到達了濟南。便衣隊裏應外合。省軍方面已沒有負責人員。軍警們一大半投誠。一小半竄散。

紀實武俠小說 江湖大俠

第七回 月黑更深夫妻顯身手 花香人醉師徒肆機謀 （七二）

黑夜前去把他全家殺死，化民獰笑道好，兩人歇息了一回，便向湖南而來做嗇人一支筆要長便長，要短便短，只說耀青化民二人，業已到了湖南武陵地面，探聽之下，知道笛樓的住宅，便在西城街上，家中留有夫人子息等人，這天晚上初更盡後，耀青化民，暗離客寓來到趙家門前，只見圍牆不十分高峻，耀青詢問化民，可能跳上去，化民點了點頭兒，耀青便跳上了圍牆，化民亦接着上，兩人打屋面上翻到裏進，墜落平地，耀青瞥見正南有座屋子，燈光未熄，便和化民躡上前去，戳了窗前，用刀尖刺破窗紗，看到裡面，只見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婦，坐在桌子前刺綉花鞋，臉兒長得很俊秀，瞧那光景，諒是笛樓的媳婦了，化民原是個無賴瞧見少婦很俊，便附在耀青耳上道，這個婆娘，容我們作樂下子，再殺可好，耀青點頭微笑之間地屋中，忽燈火已滅，

成都長發和號

專門口磨豆豉

零售 口磨 每斤二千八 五香 每斤二千二

住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批發外販格外價廉▶

訾耶明 克瘡哥 爲瘡眼科聖藥也

啓者鄙人感覺成都市眼科及瘡症爲缺之良藥以救同胞之危衰故向社建老號接洽始得同意允諾入川推銷特將訾耶明及克瘡哥兩種由郵寄遞來蓉凡屬病家務須注意有藥到病除之效言之不謬矣可確

發賣時間 醫時間 午十 出時間加倍 夜時間加倍

成都植記 直會街一號 打金街一百零二號

眼鏡大王

眼鏡三大優點！！！ 有造鏡機調適光睛皮 決不會把我們視線上力 弄壞估代化 求眼鏡的科學化把 是推翻物美價廉的 空成推破天荒第一次

本店開創迄今七載 所售各貨價廉物美 早爲各界推許無容 贊述茲小記擴充 營業充實內部特在 京滬各地選辦上品 國產茶晶近光老老 光時新鏡架並購 遠鏡機調適光度倘 光線不合時均可 來號更換但須持有 號章貨品無多購者 從速

成都提督東街存明 眼鏡店啟

崇慶 工業廠

豆瓣大王

佐食妙品 五香葫豆瓣

啟者本廠開設崇慶 專造五香葫豆瓣用 科學新法不用霉發 日晒極其清潔衛生 採選上等辣椒參和 各種香料以及口茬 豆精製煉成品不特 味長香濃而且色鮮 價廉用以調味佐餐 最爲可口無論居家 旅行禮酬贈饋不論 適宜凡經人口食諸君 早已喻炙起見特今爲 便利購買立分銷務請 成都設立分銷務請 惠顧諸君認明豆種 商標庶不致誤

崇慶工業廠啟 成都售貨處總督街 在家庭工業社對門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八十三回 勇朱通較場奪狀元 智逸英御園搶先鋒

縱有人走漏消息，長安城內尚有十數萬軍馬，更兼長安九城，皆準備着擂木砲石，灰罐金汁，更兼預備有千斤鉄閘，便是徐羣軍馬，完全退轉長安，也還未分勝負，朱奇等人，怎知就裏，只是鳳陽王的美意，大家都絡繹不絕，齊向長安進發，伍鎮國雷琛羅增三個，因在錢塘江等候朱奇，見朱奇久候不至，料定凶多吉少，三人才分頭化裝，入城打探，沿途便聞聽人言，大魚噴江的奇事，三個料定朱奇，決已出險，方一同向長安進行，走至荊州，便撞着秦英馬鵾等人，羅增便隨同越國公往大安舉義，伍鎮國雷琛兩個即便入潼關來會朱奇，走出潼關，復遇着逸英鎮邦，逸英鎮邦只因欲會朱通，都取道向長安來，四人會面後，略事寒喧，便同伴向長安進發，朱通也因上大安山撲了個空，未成會着朱通，聽說長安開科取士，并且恩准皇犯囚應試，料定朱奇等，必然要去赴考，自己便辭了尉遲寶叙等，直撲長安來，在通政司掛了號，更名魏勇，原來朱通爲人，心思也細，因想着父母大仇未報，更兼他們兩弟兄，數次截殺沈謙黨羽，沈謙無有不將他兩弟兄，恨入骨髓，即雖說鳳陽王下有明詔，皇犯罪囚，皆可應試但保不定此中有詐，故爾方報了個假籍貫，好在他面色已完全換過，便是沈謙生着一雙眼兒，也難認他得出，朱通報了籍貫便由通政司處，導引入武棚，這武棚便設在先年宴麟之所，綠楊垂柳，不減舊時風光，朱通看着，心裏也不由有些淒然，想着自巳父親，在宴麟之役，親冒石矢，爲國宣勞，不料結果竟如此收場，我們弟兄二人，反要淪落天涯亡命，如今改名換姓來受事於奸人之下，朱通愈想愈覺得無味，便也無心回顧閒眺，自巳回到號棚裏，與同號的幾個武生，高談闊論，略解岑寂，原來朱通住的，乃是東棚邊沿號，朱奇逸英等住的却在南棚邊亚號，彼爾各不相晤，逸英假意出來閒眺，四處覓了一覓，見朱通未至，心裏頗爲驚訝，時光易過，第二日已是考期，因沈謙主試，兵部尚書羅方監臨，第一場所有各省武生，能舉石射中者，共約三萬餘人，眞是人材濟濟，群賢畢集，沈謙看着心裏也頗爲高興，因忠良之後，能舉石射紅者雖多，各省武生，與他的黨羽入場的也不少，第二場即着便至試拔一項，有些馬上能行，步戰便差者，有些步戰雖好，馬上又差者，東裁西減，復又裁落了一萬餘人，所有各省武生，到場較藝的，巳只有八千餘衆，因各武生畢聞得沈謙下有命令，所有此次較藝，俱皆格殺勿論，一人傳十，十人傳百，誰還敢來以性命作嘗試，便又走散了四五千之衆，沈謙見各省武舉，連日逐漸減少，心裡暗自高興，諒想奇等，雖頃生三頭，也要聞訊震驚，先磨去了他一半銳氣，沈謙復又遣萬全等，往教劉三娘，明日雖早爲準備，只要出馬先將奇兩兄弟了却，其餘者，也就要不鬥自餒了，

玉獅帶預約

請快取書

本報玉獅帶一二三集早已出書查現尚有少數未來取者特再通知請即日來取以資結束

此啓

諸君閱報至此請靜心唸 南無阿彌陀佛 一遍至百遍自有十世功德無量

大明二十七俠 二六七

第六十九回 財神廟二俠訪道友 淮安府雷洪驚鬼[illegible]

二人不便强留，設宴餞行，次日兩李郎收拾衣物，作別西去，時光荏苒，轉瞬一日，郎舅二人，商量動身，馬思夫妻，同着秀英，各有一番珍重惜別的情態，可囑的話頭，二人收拾收拾，擇日動身，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二人此時，這兩句成語，大可爲二人寫照，尤其是公孫策，一路上有些意惹情牽，雖不管長吁短嘆，却也免不了心神一定，一路行了幾日，方纔覺得好些，那日到了石家莊，二人心念財神廟，不知自那日以後，張大用老道情形如何，更不知文逢學仁兩個，以及薛二寶等一班人，可曾來生過是非，因此二人一逕到財神廟來，訪問張大用，到了廟中，恰值迎面碰着廟祝，兩下各問了好，二人問張道爺在裏面嗎，廟祝道，二位來得不巧，當家的出門去了，二人聽說，心中一驚，疑惑他是爲了李家等人來尋事，特意到外方去避事，遂問廟祝，張道爺因何出外呢，廟祝道，前日來了個道人，約當家的到山東去雲遊，因此當家的同着他出門去了，二人聽他口氣，并非因什麼閑是閑非，遂問他自從那日以後，可曾有什麼人來生過事麼，廟祝搖頭道，不曾，自從那日各位去後，廟中很安靜，簡直不曾有過甚事，過後惟有言伍魚鹿等四位到此來過一次，其餘並未有人來，廟祝邊說，邊讓二人到裏面去坐地喝茶，二人找張大用，也沒甚緊要之事，見說不在家，空到裏面去坐一會，沒甚意思，遂說張道爺既不在家，咱們要趕路，不坐了，謝謝，等張道爺回來，請你代說一聲，就說咱倆來過，謝謝他的盛情，不管帶得什麼土儀，祇好下次再來叩謝了，廟祝連聲應着，說二位爺言重了，回來由此經過，務請稍坐待茶，二人應着，作別出來，廟祝送到門口，打稽首而別，二人離了財神廟，逕到石家莊，因上次匆促之間，未曾付三義店的店帳，此番仍住在三義店，招得那店中掌櫃的小二等人，一齊就驚，懷了鬼胎，不敢提問前事，祇裝着不認識，反是二人住了上房後，命小二請了掌櫃的來，說給前情，免去他們的疑念，又說倆是現役的差官，專門在外頣緝辦案，徐文瑞等一班賊，自然當作眼中釘，累得你們受驚嚇，咱們此番來，因前次住你們店，未給店帳，故此住在此地，一則人熟些，大家有個照應，二則可以付清前帳，免得背後給人罵，掌櫃的聽了，方纔明白，暗贊二人的一些不苟，爲人可敬，敷衍數語，作別退去，二人在房中洗面，淨脚，喝茶，小坐，偶然想起前番在隔壁看見的那個妖人來，遂互相計議，那個妖人，是個什麼來歷，到了晚飯後，小二來撤碗筷，二人順便先問他後院內還有鬼作怪麼，小二笑道，說來奇怪，自從那日以後，便不見鬧了，當晚曾有人伴們在後院內，看見一件白害害的一段東西，上面刻着耳目口鼻，完全與人的腦袋一樣，咱們大衆以爲是這件東西作怪，故所以每次看見一個大白臉，因此架起柴來，將那顆白腦袋燒化了，果然從此以後，即不再鬧，二人聽了，暗暗好笑，故意驚詫了一番，然後問他隔壁這家人家，是做什麼買賣的，姓甚名誰，小二道，這家人家，是做道士的，專門給人家畫符念咒，看病給藥，姓羊名叫子貞，他家中供的菩薩極多，本地人都稱他是位活神仙，二人聽了暗笑，點了點頭，說怨不得人說石家莊有活神仙呢，隨問他可在家麼，咱倆正想找他去卜一課，小二道，不在家，新近咱們店中，有人生病，去求他畫，他家中說出門去了，回來時候說不定，至早須三年纔回呢，二人聽罷，暗說奇怪，莫非他眞去找師父習法，來找咱倆報仇不成，邊想邊說跑路辛苦，咱倆今日早些睡，小二見客人要睡，遂撤了碗筷走了，

滑稽社會長篇小說

王博士 一三五

第十九回 打蒼蠅誤擊博士臉 騎洋車綳壞紡綢褲

王洪順急道，那你怎麼辦呢，田紅玉道那時眞把我着急得不得了，本想把破褲子穿了去開門，等他去後在做，未免又担延工夫，約你的時刻已過，怕你不耐煩久等，我心頭一急，便計上心來，拿了條裙子，對身上一繫，立刻便去打開房門，那人進來算房錢，我却依然繫着，等到縫好了，才去叫車子趕來，時候巳經不早了，田紅玉說着，還不住彎着身子，去瞧看她的褲襠，看還有沒有破綻，王洪順聽了，忍不住好笑，道，那嗎，你休息一下，我們在茶社裏去談天吧，田紅玉道，且慢，我今天的功課，還沒有做咧，你也可以來運動運動，我們一同來吧，說着，便拉王洪順往那面草場裏走，王洪順道，不行，我是不會運動的，要我跳高，那更艱難，恐怕連門檻我都跳他不過，別說再高的東西了，田紅玉道，不妨，我可以教你，如果教你都不會，你便可給我當當助手，王洪順便答應了，兩個方一同到那邊草地上去，田紅玉先叫王博士脫了外衣，然後才道，今天你一定做我的助手罷，這助手容易得很，我天天練習跳高，尤其是最喜歡跳木馬，你今天便給我做木馬吧，王洪順大驚道，我是一個人，怎麼可以做馬，而且還是木馬，田紅玉說，用人來做木馬，那眞好極，因爲木馬到底是死馬，所以我不喜歡他，人却是活馬，要高就高，要矮就矮，